

都市

風水師

听叶◎著

3

中国书画出版社



都市

風水師

3

听叶◎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市风水师 3/听叶著.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220-966-4

I. ①都… II. ①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3741 号

上架建议|畅销书 官场小说

选题策划:博集天卷

策划编辑:柳 易 薛 婷

装帧设计:风 筝

都市风水师 3

出 版 人:田 辉

著 者:听 叶

责任编辑:王少娟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4)

电 话:88417359(总编室兼传真)、68469781(发行部)

网 址:<http://www.zghbcbs.com>

电子邮箱:cppl1985@126.com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监 印:敖 晔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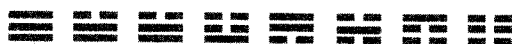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0-966-4

定 价: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录

都市风水师 3

引子 / 1

一. 间接改命 / 5

二. 四面楚歌 / 27

三. 谣言猛于虎 / 34

四. 庙小妖风大 / 44

五. 断子绝孙 / 77

六. 一怒为红颜 / 89

七. 秘书 / 93

八. 政府高官 / 103

九. 美人如玉 / 109

十. 市长儿媳 / 116

十一. 政法委书记 / 122

十二. 德养运，善养福 / 141

十三. 阴阳双盘 / 148

十四. 误中副车 / 159

十五. 五帝古钱 / 163

十六. 报酬 / 172

十七. 冥婚 / 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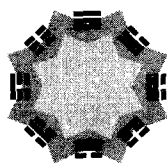
十八.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 197

十九. 一场噩梦 / 205

二十. 梅若华的秘密 / 210



- | | |
|------------------|-------------------|
| 二十一. 只手遮天 / 221 | 三十八. 初入龙穴 / 387 |
| 二十二. 后花园 / 247 | 三十九. 闲话风水 / 392 |
| 二十三. 飞天蜈蚣 / 258 | 四十. 七星排斗 / 399 |
| 二十四. 豪华墓地 / 265 | 四十一. 帝王星 / 407 |
| 二十五. 种生基 / 269 | 四十二. 文氏陵园 / 416 |
| 二十六. 大劫 / 276 | 四十三. 奇门风水布局 / 421 |
| 二十七. 天官赐福 / 288 | 四十四. 造生基 / 426 |
| 二十八. 盗墓门派 / 299 | 四十五. 算计 / 433 |
| 二十九. 药降 / 311 | 四十六. 鱼饵 / 439 |
| 三十. 八字断命 / 318 | 四十七. 再见十三姐 / 449 |
| 三十一. 替罪羔羊 / 327 | 四十八. 夜探聚丰大楼 / 458 |
| 三十二. 遗体告别 / 335 | 四十九. 八卦镜 / 466 |
| 三十三. 钻石俱乐部 / 344 | 五十. 四一同宫 / 471 |
| 三十四. 人体盛宴 / 353 | 五十一. 衣冠冢 / 475 |
| 三十五. 黑灯舞 / 359 | 五十二. 解脱 / 483 |
| 三十六. 真小人 / 371 | 五十三. 自古青云路 / 489 |
| 三十七. 手绘地形图 / 382 | |



引子

整整一个晚上，文玉龙的眼皮都在不间断地跳动，而且频率随着夜晚的来临越发频繁。他原本就是一个对这方面极度重视的人，此刻这种反常的身体症状让他心中更加不安。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凿的事实证明眼皮的跳动真的就能给人带来某些事情上的变动，但是对于文玉龙这样一个虔诚到疯狂的风水相术拥护者来说，任何极为细小的身体变化，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尤其是今晚。据他所知，今天晚上会有一个杰出的风水师去解决困扰医科大学几十年的风水问题。

好不容易熬到眼皮终于停止了跳动，文玉龙舒了一口气，很快一阵敲门声响起。

“进来！”文玉龙又长长吸了一口气，借此压抑住自己的紧张心情，以免被进来的人看出他强大外表下隐藏的极为脆弱的心灵。很可笑，这么多年的官场沉浮，他有足够的自信面对任何变故而喜怒不形于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但凡涉及风水的事，他总是无法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波动。

很多时候他也常常问自己，是否太在意风水这种玄妙的东西了？记得若干年前，S市著名的风水师展问天曾经含蓄地暗示他，风水这种东西，只能去欣赏，不能太沉迷。一旦陷得太深，就有可能疯狂到不能自拔，最后会做出一些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情。而风水师这个职业从某一方面来说，如同医生可以治病，但不一定能救得了命一样。

他一度将展问天的一席话牢牢记在脑海之中。奈何……这段时间太短暂了。太多的一帆风顺，让他将展问天的忠告抛诸脑后。在他看来，这是一条通往成功的捷径。真的如此吗？文玉龙再次一叹，的确是太荒谬了：想不到此刻焦急地等待消息的时候，却能安静地思考。

房门被推开，一个戴着茶色眼镜的中年男人缓缓走了进来。

“怎么样？情况如何？”文玉龙很想压下这种情绪的冲动，最终没有成功。

“市长大人看起来好像心事重重？”男人不答反问，一脸意味深长的笑容。随后，他很自然地走到文玉龙的对面坐下，看来他是这里的常客。

“为什么我的什么事都瞒不住你林楚？”文玉龙摇了摇头。

“这就是瞎子的好处，别人用眼睛来看这个世界，而我用心来看。”林楚哑然一笑。

“不瞒你说，你来之前的确想了一些事情……”文玉龙仔细看了林楚一眼。

“是因为医科大学的风水问题？”林楚笑了笑。

“你知道，我对那里的风水布局寄予厚望，而且经营了这么多年，自然不容有失。”文玉龙没有否认。

“我刚从那里回来……”林楚点了点头，“政养的能力出乎我的意料。很遗憾地告诉你，他找到了问题所在，而且以一种出乎我意料的方式破解了。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确是个人才……”

“先别急着恭维你的对手。我想知道，那里的风水破解之后会对我有多大的影响？你有多大的把握控制局势？”文玉龙摆了摆手，表现得极为冷静，和之前的慌乱截然相反。这人有种天然的领袖气质，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慌张。就算是有些心绪不安，但绝对不是手忙脚乱、怕事之人。

“你放心……”林楚慎重地点了点头，“我为你量身制定的风水布局，并不是某个单一风水局，而是一个连环风水布局，每个步骤都环环相扣。就算他政养成功破解了医科大学的问题，也不过在小打小闹。”

“你还没听清楚我的意思。今晚的事到底对我有多大影响？”文玉龙皱了皱眉头，“并不是在问你别的环节。”

“影响几乎为零。”林楚再次点头，“所有你的一系列风水布局中，这个其实是最不值一提的。我可以肯定，他政养连真正的问题到底在哪里都不清楚。甚至，连门都没有入。这也是今晚他解决医科大学问题我没有暗中阻止的

原因。当然，我也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这个政养到底是不是像传说中的那么神奇。所以你大可以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最好不要大意。”文玉龙点了点头，“这个政养我一直想见识一下，找个机会我们一起去见见他。”

“问题是，他会不会见我们？”林楚点了点头，他听明白了。他当然知道文玉龙是个谨慎的人，但是又担心自己不说，所以说话比较含蓄。

“这件事情我会安排。”文玉龙笑了笑，又说道，“另外，你刚才说的别的风水布局，我们是不是有必要提前做些安排？以防像医科大学这样的事情发生？”

“没必要。”林楚自负地摆了摆手，“首先，我另外几个布局极为隐蔽，他们要找到极为困难。就算侥幸找到了，也未必能看透我布局的玄妙之处，因为我在布局时暗中隐藏了不少障眼法。就算是我现在亲自去，如果不是小心察看也有可能会迷惑，何况没有经手的风水师？”

“医科大学的风水还不够玄妙隐蔽吗？”文玉龙皱起了眉头，“之前那么多风水师都没有看出问题，政养去了几次就发现了，难道还不能说明什么吗？”

“这点我承认。”林楚笑了笑，“不过，他有运气的成分在其中。因为这小子不知道怎么认识了解放前在医科大学看过门的一个老头，从那里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当然展问天也给了他不少建议……”

林楚又说道：“当然，我也承认政养的确有过人之处。可再怎么厉害，他终究不过是个凡夫俗子。就算他找到了我为你布置的第二个风水局，而且成功发现了问题，同样无济于事。因为这两个布局其实都是第三个布局的辅助，真正重要的是第三个布局。如果他找不到第三个，即使破解了前两个，也不过就是伤到一些小元气。我有自信尽快弥补这种小损失，只需要在第三个布局那里安排人手防范就好。至于另一个，我倒是很期待政养找到那里，并且发现它……前提是，他必须要发现并破解我的第三个布局。”

文玉龙目不转睛地看着林楚，许久，才淡淡地说道：“我理解你这种见猎心喜的心理，毕竟同行相轻，以你这种心高气傲之人，好不容易遇到了旗鼓相当的对手，自然按捺不住。好像官场和商场，一个人的成功需要朋友，更大的成功则需要对手。不过，我还是要慎重提醒你一句，你现在是在为我文玉龙做事。我不希望你借此机会来试探政养的能力，然后来以此作为衡量你们两人孰



高孰低的标准。这对于我来说，不重要。你明白吗？”

“我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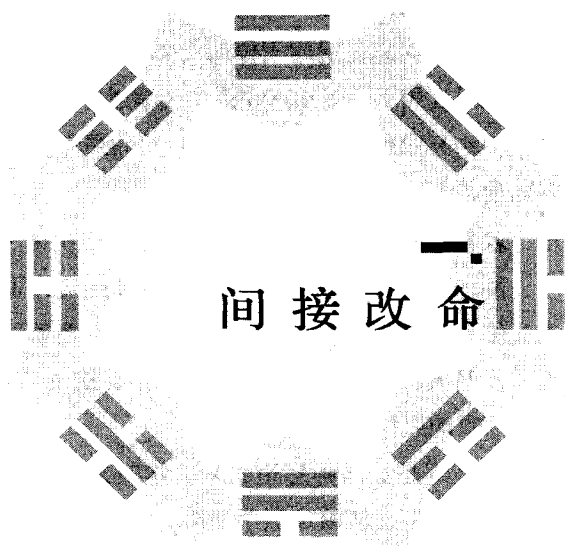
林楚长长吸了一口气，文玉龙的话语看似平淡，背后的警告却相当明显。他承认自己的确想借此机会试探一下政养的能力，何况他对自己的布局极为自信，所以才敢如此大胆。文玉龙说得很对，他的确是有点“见猎心喜”了。

“这样最好。”文玉龙很满意林楚的态度，“自信是好事，自负却不是一个好习惯。希望你不要把我的话当耳边风！”

说到这里，文玉龙缓缓走到林楚的身边，仔细打量了许久，笑了笑：“好了，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最近一段时间，将是一个很艰苦的时期。或许……”

文玉龙突然停住了话语，转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夜空愣愣发起呆来。

林楚欲言又止，他发现文玉龙今晚的确是有点失态。



走出校门，政养凝望着笼罩在夜色里的医科大学。万家灯火中，它出奇肃穆，似乎在无言地诉说着百年来的不幸。

政养长长一叹，虽然解决了医科大学的风水问题，他心里的大石头却没有真正落地，反而更加沉重。

医科大学的一切风水问题的因由都是广场上面那个“北斗七星横夜半”的阵法，政养不过是将它修改后化为己用而已，方法是出道以来最轻松的一次，过程却是有生以来最艰难最曲折的，尤其是发现医科大学真正的问题并非风水那么简单之后。

事实上，直到此刻他都想不通，医科大学的广场上为什么会有一道转病换命的邪门风水阵法？它的存在，到底在为什么人服务？都牵涉到什么的利益呢？

恐怕唯一的答案，就是那里的生辰八字，可以肯定，这个生辰八字的主人是暗中搞鬼的主使人。

政养可以预见，医科大学的问题彻底解决之后，这个邪门阵法的威力也会随之消失，到时候，那个背后的人很可能来找自己的麻烦，因为自己无意中坏了他的好事。

而这才是真正的开始。政养想到那天晚上夜探医科大学时遇到宋仪和那个神秘而对自己颇有怨气的女人，忍不住再次苦笑摇头。那天晚上因为追查宋仪的事情，反而忘记追问宋仪那个神秘女人是谁。无奈宋仪生命消逝，再也没有机会说明真相了。不知道在医科大学之中，这个女人又扮演着什么角色？

“小兄弟你好像心事重重啊？”展问天的声音从政养背后响起，不知什么时候他跟了过来。

政养扭回头去，笑道：“大师怎么也出来了？”

刚才，政养借着出来透口气的机会离开了，既然医科大学的问题已经解决，留下来自然无益，至于后续的问题，就留给马文中去伤脑筋吧。

展问天哑然失笑：“我追出来给你送支票。连报酬也不要就走了，这可不是你一贯的风格！”

“还不是让大师您追出来，送过来了？马文中应该不敢耍赖。”政养随手接下了支票，淡淡地瞟了一眼，应该是六位数字。严格来说，这个报酬不算高，至少根据医科大学问题的严重程度不算高，不过政养也算替虚怀子完成了未了的心愿，算是公私兼顾，所以他根本不计较。

展问天呵呵一笑，拍了拍政养的肩膀：“的确如此，这件事之后，他求你还来不及呢！”

顿了顿之后，展问天突然看向政养：“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小兄弟刚才谈起医科大学风水的问题有点意犹未尽，难道还涉及别的事情？”

展问天一脸期冀。政养强忍着不吐不快的冲动，只是笑了笑，说：“大师的直觉很准。老实说，我的确认为医科大学的问题不仅仅是风水那么简单，应该还牵扯了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比如说吧，为什么教学楼广场会有一个‘北斗七星横夜半’的邪门阵法？都是大问题。可我心中一时又捋不出半点线索，索性不想了，毕竟现在医科大学的问题解决了，至少我可以保证以后不会再有学生自杀的事件发生。除非有人蓄意，或者马文中没按我交代的去做。”

政养没有说假话，他的确没有线索，唯一的线索就是广场的那个生辰八字，这和没有线索一样。再有就是林楚闪烁其词，或者以前的S市建筑公司的老总、现在的S市市长也有点瓜葛，因为他们都经手过这件事情。但是，这些都不能说明什么具体问题，毕竟没有确凿的证据，要不然马文中本人也无法推脱干系。

“马文中应该不敢不按你的安排去做。”展问天点点头。

“大师对马文中这个人了解多少？”政养很有技巧地转移了话题。事实上，他还是想判断马文中这个人到底与当初医科大学宿舍楼和教学楼施工有没有关联，当然也担心展问天继续追问他不想回答的问题。

“这人，我对他没什么好感。”展问天皱了皱眉头，“听静香说起，他现在的妻子好像以前是别人的，你想想，一个破坏过别人家庭的男人，能有什么道德可言？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儒雅的学者，可在我展某看来，他更符合一个政客的特性。老实说，若非静香说服我，我不会来帮助解决医科大学的问题。”

“大师为什么会这么认为？”政养也觉得马文中的某些作为不像一个名牌大学的校长。

沉默片刻，展问天又说：“很简单，这个人在S市的地位相当显赫，不但是医科大学校长、人民医院名誉院长，还是很多药业公司的高级顾问。最主要的，他还是这一届的政协委员，可谓集万千荣誉于一身。据说他和S市市长还是校友，这些足可以证明此人应该非常热衷名利……我想不通，这样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怎么可能得到如此多的荣耀，老天爷简直没长眼啊。”

政养一愣，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事实上，他们两人从马文中的面相上都看出了一些情况，只不过不是很明显罢了。

“好了，现在时间不算太晚，想不想到我家喝两杯庆祝一下？”展问天岔开了话题，看来他也不想提起马文中。

“不如晚上我来请大师，刚好小子今天拿到了报酬。”政养笑着，此刻他却突然想起了十三姐，不知道这丫头会不会对马文中采取什么报复行动。

很有可能！而且还不止是流点血那么简单。确定了这点，政养下决心在两天之内要找到十三姐，否则等到事情发生，一切都晚了。

“静香知道我们解决了医科大学的问题，已经在家中备好了酒菜，美其名曰为我们庆功。毕竟这也和她们学校的利益有关啊。”展问天哈哈一笑。

又是这个女人，政养暗暗头痛。除了担心安静香缠着自己教她风水，他总觉得这个女人很古怪，可具体怎么古怪，一时之间又说不出所以然来。

“静香的厨艺相当了得。”展问天当然不知道政养在想什么，还以为他不好意思这么晚去打扰，“上次你吃过的，那还不是她最拿手的。她真正在行的是做药膳，就是现在人们常常说起的食疗。你要知道，食疗对人体的好处比医疗要强过许多。所谓‘病从口入’，就是这个道理。”

“药膳？食疗？”

政养又是一愣，突然有种隐隐的不安，可又不知道这种不安到底源于哪里。

猛然间，他想起前天晚上宋仪就是被一个女人以食疗和药膳为手段下了“药降”。

不会这么巧吧？政养苦笑摇头，自己好像疑心病太重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不错，静香最拿手的一绝，就是能把药物隐藏在食物的香味之中。相当了得！你若不细心，根本吃不出有药物的味道。她的药膳，我这个老头子一天不吃，都有点不习惯了。”展问天继续说。

“师母简直就是下得厨房、入得厅堂，大师还真是有福气，羡慕小子了。”政养恭维了一把，“不过，您能否告诉我，当初是怎么认识师母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尽管展问天年纪一大把了，但说起男欢女爱方面的事情依然有点腼腆，“去年从北方回来的时候，我们同一个航班。她心情不是很好，我们就闲聊了几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她的一个朋友刚刚过世，她去参加了葬礼。现在想想也算是缘分。回来之后，她得知我的职业是专门替人布置风水的，所以邀请我到她们学校做客座讲师，教学生一些室内装修设计需要注意的风水上的手法。当然，她也刻意规避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后来她又邀请我去她的装修设计公司担任风水顾问，顺便帮她介绍一些客户……”

政养连连称是，必须承认这个女人很有眼光和魄力。以展问天在风水界的名气，为她的装修公司介绍一些大客户，完全没有问题。

展问天显然兴致很浓，又说：“我当初也没想到她会对风水那么感兴趣，只是以为她相信风水而已。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她是个狂热的风水爱好者。尤其在得知有你政养这么个人之后，更是十分好奇，她几次三番请我介绍你们认识，只可惜，那时候小兄弟不知所终。”

政养暗想，这样“几次三番”，两人就“情投意合”了，也算是志同道合、各取所需吧？不过，展问天的手段也相当了得，因为连政养也不得不承认安静香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

“好了。”展问天拍了拍政养的肩膀，“我们赶紧回去，今天你若是不去，估计静香是不会放过我的。”

拗不过展问天的好意，政养只好无奈地点头同意了。

第二天，政养睁开眼睛的时候，一阵剧烈的头疼传来。因为暂时解决了医科大学的问题，他昨晚难免放纵，一夜宿酒。直到现在，他都觉得有点头疼。

昨晚，在安静香的一桌好菜当中，政养的确隐隐感觉有股药物的味道。只不过这股味道隐藏得太好，如果不是展问天提醒，恐怕政养还真是想不到。

一个人思来想去，许久，政养最终决定先去找十三姐的下落。在他看来，这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当初他曾和杜烨一起去十三姐家中为她父亲招过魂，所以很轻易找到了十三姐的家。严格地说，这里离她原来的老房子不远，直线距离还不到五里。

政养敲门许久之后，才被吃惊赶来的保安告知，这家业主已经几天没有过来了。大感失望之下，他不得不拨通龙五的电话，也许这个十三姐的亲信小弟应该知道她在哪里。结果龙五说，如果十三姐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行踪，谁都不可能知道。这种事情在以前经常发生，想必应该是十三姐和萧然约会不想被人知道吧。

最后，政养只好让龙五帮忙查了查萧然的住处，估计十三姐应该会在他家。政养自己也很想知道这小子的病情到底如何了。巧的是，萧然的家离这里更近，居然只有两里不到的路程。

当初十三姐在这里买房子，还是考虑到了具体的情况，那时候他们还在热恋之中，这样两人约会也方便很多。而且据龙五说，十三姐买这栋房子没有任何人知道，可见两人当时的确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如果不是十三姐的妹妹洪欣突然插了一脚，或许一切都会是另外的结果。不得不说，是造物弄人。

不过，现在好像峰回路转，因为萧然的病有了些许转机。而这件事情，是政养间接造成的。老实说，他依然觉得有点内疚，甚至都有点害怕见到萧然和十三姐了。如果见到他们，确定萧然的问题比较严重，恐怕他的心里就更自责。

苦苦思索的工夫，政养已经来到萧然家的门前。敲门之后，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应该是萧然的母亲。

萧然的母亲告诉政养，十三姐和萧然两人前脚刚走，不知道晚上会不会回来。政养不禁大叹倒霉，随即又旁敲侧击地追问了一下萧然有没有特殊的变化。

得到的结果是没有任何问题。除了脸色不好，记忆好像出了点问题，其他一切正常。也就是说，和之前政养分析的一样，萧然记住了应该记住的东西，忘记了该忘记的事情。这么一个有选择的遗忘，倒令人羡慕。这个结果，让政养稍稍舒了一口气，至少萧然还能正常地上班。

问清楚十三姐他们出去的方向之后，政养追了出去，希望可以截住他们。政养在四周大致寻找了一遍，哪里能看到他们的踪影？无奈之下，他只好朝着聚丰大楼走去。他已经尽力了，至于结果到底如何，就不是他能操控的。再说，他好长时间都没去公司了，拿着别人发的工资在家里装病，实在说不过去了。

以十三姐复杂的面相情况，就算是政养看出了什么，恐怕也未必能马上解决。就算是能解决，恐怕也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而十三姐的命理一旦有什么具体的变化，就会马上成为现实，速度之快，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时间，往往就是一刹那的工夫，这是政养目前最头疼的。不过，他依然觉得应该去尽力一试。既然当初答应过了十三姐这个丫头，自然就该设法替她周旋。

最主要的，还是临死之前也念念不忘叮嘱他的宋仪，想必宋仪也看出女儿的问题复杂。可怜天下父母心！政养不可能对一个女人食言。不管十三姐做过什么错事，至少从本质上来说，她并不是一个坏人。政养就算心中有千万个不帮助十三姐的理由，但又有千万个理由来帮助十三姐。或许一开始，政养潜意识里已经确定了要帮她，此刻才醒悟过来。

在去聚丰大楼的路上，政养又经过十三姐的老房子。不由得心生感慨，忍不住驻足观望，隐隐有了一丝十三姐命理改变的启发。

政养皱了皱眉头，突然之间，他想到了一些以前没想过的事情，或许是一直忽略的事情。

这栋正等待拆迁的老房子可谓见证了十三姐的一切变化。从她当年在这里发现母亲和马文中偷情的那一刻起，她的命运就注定了和这栋房子紧密相连。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十三姐这短短的二十几年之间，总共发生了三次改变她命运的事情，而这三次好像都和这栋老房子很有关系。

十三姐第一次命运的转变，是因为在这里面故意伤害了马文中的身体而被迫进少管所一年。这次事件，是她命理改变的一个开始，是一个导火索。用《易经》中的因果来解释，那就叫前因。如果当年她没在那个时间回到家里、看到偷情的那一幕，或许后面就会是截然相反的局面。

也正是因为第一次她伤害了马文中，而直接导致她第二次命理的改变。如果说第一次和老房子只是有点间接的关系，第二次则是有很直接的关系了。

第二次命运的改变，看上去起因是萧然出国留学。当年萧然留学缺少必要的资金，十三姐当初准备抵押这栋房子去帮助萧然留学，却因为年龄不够、没

有偿还能力而被拒绝，最终不得不去夜总会当了陪酒女郎。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她被别人侮辱、差点死去。如果当年她能将老房子顺利抵押，或许她的人生会有奇迹般的转变。这件事看上去和萧然有关系，但背后还是她伤害了马文中而引起的。这一次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甚至差点送命。

也就是说，十三姐的人生，如果按照《易经》因果来推测，其实和第一次有很深的联系，也正是第二次命理的改变，导致她人生走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也注定了她以后的路极为坎坷多变，复杂难料。说白了，还是这栋老房子引起的。

第三次命理的改变，和这栋老房子有着不能绕过的联系。道理很简单，就在前些日子，她在里面亲眼看见自己同母异父的妹妹和男朋友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如果不是这个发现，或许现在她和萧然的关系已经彻底确定下来了。试问，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终身大事，难道还不重要吗？最主要的一点是，一旦十三姐和萧然走到一起，她很可能从此放弃自己的黑道生涯，做回贤妻良母。萧然是不会同意十三姐在黑道里混的，否则她就不会一直苦苦瞒着自己的真实身份了。当年十三姐为了萧然居然到夜总会工作，可见对他的爱之深。那么自然能为他放弃黑道生涯，这一点可以肯定。

至于放弃之后十三姐还会有什么波折，政养不敢确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真能和萧然走到一起，至少十三姐的命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所谓悬崖勒马、亡羊补牢，都可以挽救。严格地说，三次命理改变，虽然每次情节不同，但都无法绕过这栋她从小到大生活的老房子。尤其是最后一次，情节看起来比前两次要轻许多，其实刚好后果最严重。

政养敏感地发现，最要命的是，每次十三姐命理改变之后，结果都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第三次，如果说前两次只是改变了命运的轨迹，第三次则是直接改变了命运的结果，更让她原本就很复杂的命理增加了不可预测的变数。

其实一个杰出的风水师，有时就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智者，区别在于拨乱反正的是人生轨迹。如果人生轨迹偏离了既定的轨道，他们可以帮助你重新回到正确的轨迹上来。或是可以中途加入少许元素，尽量让你的人生轨道运行时变得丰富而多彩。这就是风水师的能力。风水和任何事情都一样，结果才是最重要的，过程只是手段。只不过，有些人喜欢过程，有些人更在意结果罢了。

一旦人生结局注定了，就无法去强行改变人生轨迹和人生结果。有时候，就

算之前已经偏离的轨迹是错误的，也会变回正确。因为结果已经注定，所以无论如何去矫正这个轨迹，最终依然会不可避免地朝着这个轨迹的方向运行，就好像太空之中的卫星一样，设定好的轨迹是不能强行更改的，否则这颗卫星就会与地面失去联系。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所以一个风水师，哪怕能力再强、修为再高，也只能让人生轨迹变得丰富多彩，只能尽量变得少变数、少劫难；多鸿运、多祥瑞。除非能强行替人改命，所谓的改命，其实就是强行改变一个人在风水学上被认为早已注定的人生结局。但是，改命不是任何人都承受得起。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为了别人的命运，将自己的一生搭在里面，所以风水师往往都对改命避而远之。

在外行人眼里，这样把十三姐洪雁的命运和这栋老房子扯在一起，或许有点牵强。但在政养这个内行人来看，其中却有很大的玄机，值得仔细推敲和探讨。因为，虽然每次引发她命理改变的事情和人物在不断变化，但归根结底，都是不约而同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就是这栋老房子。

政养不由得仔细思索起其中的奥妙，他敏感地发现，或许这就是破解十三姐复杂命理的很关键的突破口。

前三次，以越来越严重的事态在发展，那么……会不会有第四次呢？如果有，又会是什么结果？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政养稍一思索，果断地朝老房子走去。他绝对有必要好好进去查看一下，看看自己是否有什么疏忽的地方。虽然以前看过一次，但那只是一些局部风水，并没有看过全部。

来到院门处，政养惊讶地发现院子的锁虽然挂上面，却没锁上。想必是粗心大意忘记了，毕竟里面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政养毫不犹豫地推开院门，走到院子里，他想确定一下，这里有什么隐晦到可以不知不觉改变命理的布局，或者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存在，而影响了十三姐的命理。

政养虽然曾经在这栋老房子里住过一个礼拜，但当时吃了上顿没下顿，他的确没有办法把心思放在这里，而且也没有理由去注意一个即将要拆迁的房子的风水布局。就算是后来要查明十三姐爸爸的问题，他也只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她爸爸之前住的卧室，都没有太多观察别的地方。

此刻，政养自然不会放过任何细节。他注意到，这个院子明显整洁了许多，以前原本很多杂物现在已被全部搬空，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家居必备用品。